



【城市地理】

琵琶山记

□青成

三年前接了一个学校任务,地点就在龙鼎大道旁的琵琶山下。为此,我们要挖掉一处堆积多年、巍峨如山的渣土堆,以及部分真正的山体。经过一个阴雨连绵、泥泞不堪的夏秋季,土石山最终被移除殆尽。

一天,想要拍几张工地的鸟瞰照。经人指点,我辗转爬上琵琶山的一处山角。站在山崖上,城市鳞次栉比的楼群,和错落雄踞的群山尽收眼底,琵琶山所呈现给我的景象竟然美如画卷。这是我第一次对它产生了另一种感受。这种别样的感受,吸引我再次登上琵琶山。

办公室旁陡峭的斜坡上,有一挂用钢架管搭设的临时爬梯。我便从这里手脚并用地攀上四五米高的石崖,再经一段土坡曲折爬上山腰。北行登上一处隘口,眼前便豁然开朗。这里有一条小路沿山坳内侧蜿蜒延伸。第一次登临,正值秋冬之交,苍柏森森,阔叶疏寥,虽是满目凋敝,但耳目却为之一新。

转眼到了来年,三月里的一个傍晚,我又一次登上琵琶山。

还是那条路线,转过隘口,踏上小路,眼前顿觉一片辉煌——路旁正然绽放的连翘林丛,在夕阳下蜿蜒伸展,竟似一道烂漫的花墙。黄芽果簇,枝条纷然热烈地伸出臂膊,让我俨然成为了被千笑靥所夹道欢迎的贵宾。沐着盛燃的阳光与花簇,我瞬间忘却烦扰,忘却了自我。从此,我经常来这里一赏青春的荣艳,也聊解郁积心头的工作重压。

连翘的花季很长,要持续近一个月。大约在连翘刚刚盛开的时候,小路另一侧的崖坡底部,就开始钻出许多细小的嫩芽。它们生长得很快,没过几天就初现端倪,那是青蒿。

记得母亲曾说过,祖父在世时,有初春采蒿芽泡茶的习惯。但当我去采摘时,青蒿却已经长得很高了,只好掐些嫩尖儿回去。然而,蒿尖儿香气太过浓重,泡出的茶直冲脑仁,简直没法入口。鉴于我“精吃”的习性,于是又想到用油炸。可蘸上面糊炸过,依旧是冲鼻难闻,只得扔掉。

青蒿是没法吃了。幸而山坡上还有白蒿和苦苣。

白蒿也叫茵陈,是一种药材,嫩时可以食用。于是采来,让食堂师傅切碎,和着鸡蛋煎成饼,直吃得满嘴流油。恰好有肥嫩的野苦苣菜蘸酱,足可清口解腻。不知为何,这让我想到了“毒物出没,七步之内必有解药”的古话。然而,这说法放在此处并不恰当,白蒿不是毒物,苦苣菜也非解药,它们都是琵琶山赐予我的美食。

当连翘花盛放结束,路边杂生的荆条就已经开始初绣花穗了。

荆条花单个极不起眼。然而它们却是簇生,几十、上百朵小花集聚成蓝紫色的花穗,格外引人瞩目。荆条花吸引我的,除了醒目的紫色,还有它的芳香四溢。这香又与青蒿不同,是真正的香。我不知道应该把它的香型如何归类,茉莉抑或薰衣草?闻起来都不是,但又似乎兼而有之。

总有一种印象或者说感受:静

寂的阳光下,荆条花穗呈着耀目的蓝紫色,香气熏染,偌大的山林几乎无处不为之弥漫,直让人生出似迷迭梦般的倦意——那又决不是倦怠,而是源自身心极度舒适的自然反映。

去荆条花丛走一遭,会“惹”染一身经久不绝的香气,真的。当然,来山上染一身香气并非人的专利,还有狗。接下来,要说一说琵琶山下的狗子了。

一只萎靡不振的狗进入我的视线——那还是在我刚来工地时。

那只狗恹恹地趴在廊边,偶尔撩起眼皮瞥一瞥路过的行人。问过才知道,原来它是刚被人从外地带来——晕车了。狗也会晕车?真是闻所未闻,我不由笑了。被工作重压许久的心情,忽然闪过一丝难得的快意。

过了几天,狗开始起来走动,似乎是不晕了。然而这却是一只极懒的狗,大多时候总趴在廊下晒太阳,有人经过时也全然不理,只摇摇尾巴算是意思一下。我很奇怪,这狗从来不对人吠叫,它才来不久,怎会一下子认识这么多人?但转念一想也不怪,既然是在工地上长大,狗子自然“阅人无数”——并且还极为老到,见人辄摇尾招呼,谁都得理。这也许是人狗两界共通的世故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世故的狗忽然不见了。有人便开玩笑说,是工地上某某把它偷走给吃了。当然没人承认,只能是一桩无头案。很快,就又添了一只黑白花的小母狗,在大家脚下跑来跑去。对于忙碌的人们,一只狗的来去甚至生死,只是件无足轻重的事。偶尔,我也闪过为之担忧的念头——几年后工程结束,它的归宿又在哪里呢?

狗的生命力极强。不到一年,花狗就生了一窝狗崽,很快就带着它的孩子们出来晒太阳了。待到狗崽们长得大了些,便陆续被人抱走,最后只剩了一只小黄狗。于是,这两只狗便时常作伴跑来食堂蹭饭。

一天傍晚,我又沿爬梯登上石崖。回头见黄狗在山下望着我,便啧啧唤了几声。那狗犹豫了一下,竟斜刺里飞快地顺陡峭的山壁奔上来。它很聪明,山壁陡到六七十度,直上直下是不可能的,而它竟然知道沿石头凹凸处斜向上。随后,狗子就忽前忽后跟着,但到隘口处,却再也不走了,几次都是如此。

终于有一次,我换了个路径。狗子虽然不断瞻前顾后,但竟然一直跟着直到另一侧山坳。那里有一处别墅,我打算绕别墅一圈,再原路返回。可才绕一半,前边就有人也带了只狗走过来。于是有些担心,回头果然见狗子已经远远停下。我唤了几声,它却犹豫了一下,迅速钻进路旁山林里去了,大概是害怕那只有主人的狗吧。我不由后悔,担心它找不到回去的路。

一路忐忑,终于返回石崖。待要下扶梯时,却见狗子已然在崖底等候了。

和琵琶山厮磨得久了,就想知道这山名的来历,然而终究未能查到。看来,琵琶山只是一座鲜为人知,且平凡无奇的小山。在寂寞而悠长的岁月里,我和它相遇。

【青未了散文奖征集作品】

樱花之约

□严春芳

“东齐鲁、西华西,我们相约在武汉!”阳春时节,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我见证了武汉大学与抗疫英雄的“樱花之约”,也见证了齐鲁医院与华西医院两支援鄂医疗队的再次“山川相遇”。

樱花烂漫,游人如织。当齐鲁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长费剑春与华西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副队长晏会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樱花烂漫,游人如织。两支队伍在樱花大道合影留念,并高喊着:“东齐鲁、西华西,我们相约在武汉!”重逢的喜悦心情洋溢在每一个人脸上。

人们始终记得,去年2月7日齐鲁、华西在天河机场会师的一段视频。武汉告急的时刻,两支“王炸”队伍隔空加油的身影振奋了无数人。

这是历史的重逢。84年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河破碎,风云际会,齐鲁大学内迁四川与华西携手同行,在四川华西坝联合办学组建医院。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两校师生共同救治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军民士气,联合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为中国医学发展播下了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火种。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庚子年,当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武汉,四万医护人员白衣执甲,出征武汉。齐鲁医院与华西医院派出数支队伍驰援湖北。费剑春处长率领的第四批医疗队131人与康焰主任率领的华西第三批医疗队130人同时抵达武汉,又一道各自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两个重症病区。“山川磅礴任风雨,砥砺同袍抗疫情”,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5号楼,他们各自奋战,又互相会诊讨论,合作并进。两支“天团”的白衣战士们奋战60天,用高超的医术,让更多的病患治愈,回家团圆。

“没有天使的逆行/哪有缤纷的盎然生机/没有医者的大爱/哪有人间的幸福美丽……”在武汉大学致敬抗疫英雄文艺演出节目中,青年学生朗诵我创作的《樱花之约》,表达了武汉人、湖北人对白衣天使的感恩之情,对抗疫英雄的崇高敬意。

□十锦

美食节目可谓老少皆宜。单单是源自美食的诱人画面,就足以引发无数交谈的话题。更何况,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的观众,总能在看到美食的瞬间,从舌尖上的诱惑,联想到这美食来自大江南北的何方何地,最终抵达内心最柔软角落——家乡。似乎美食和家乡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

每一道爱吃的菜,都会在大脑里留下一道特有的记忆,菜里的酸甜苦辣对应着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脑记住每一种食物味道的时候,也把与之相关的记忆储存下来。想到妈妈的时候,会本能地记起妈妈做的菜;在尝到某种食物味道的时候,脑海中突然涌现出的往往是一段记忆深处与食物相关的故事。

食物由此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通道。见面相互寒暄:“您吃了吗?”表示感谢或者歉意都会说一句“请您吃顿饭吧”;在外的游子接到父母电话,多半会说:“想家了,想吃妈妈做的饭”。吃饭已经是一种最轻松的人际交流方式。即便独身一人吃饭,在吃的过程中,往往是一天疲惫工作之后最放松满足的时刻。

从乡村的广阔耕地,到城市的家中花盆,凡是有土的地方往往会被种下种子。它们长成可以被食用的植物,经过烹饪端上餐桌……而其中烹饪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好像一定要绞尽脑汁做到最好吃才能对得起这些来之不易的食材。东西南北,大漠沿海,由于气候和地域的差异,加工食物的方式也不一而足,形成了带着明显地域特色的饮食习俗。

北方的冬天气候寒冷,人们更愿意在入冬之时囤积大量可以存放的蔬菜,以腌制和晒干等方式保存,等没菜的时候取来吃。而南方一年四季气候变化不

樱花树下,我聆听了齐鲁医院援鄂医疗队副队长菅向东教授朗诵的《武汉抗疫》:

暮霭沉沉,倒春寒,疫漫楚天。急召令,刻不容缓,列装抵汉。悬壶何曾惧瘟神,济世从未恐魔鞭。无须问,路途多凶险,勇向前。

黄鹤楼,泣蛇山,鹦鹉洲,已不见。舞倚天长剑,小虫颤颤。一江涛翻巨浪,四万精英战无眠。云梦泽,人间三月天,樱花艳。

这是去年2月24日菅向东教授在武汉时写下的一首气势磅礴的词。当我读到这首《满江红》词后,随即联系上菅向东教授,并采访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今年樱花树下,听他亲自吟诵,依然感人,一位位白衣勇士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

华西医院的援鄂护士官晓鸿把两张登机牌随身带到了赏樱现场。一张是她去年2月7日乘坐川航专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一张是她今年3月11日乘坐东航航班重返武汉。她说两张登机牌拿到手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去年来武汉是一种奔赴战场的紧张心情,当时下了飞机,进入候机大厅,安安静静的,除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从来没见过哪个机场是这副景象,很压抑,很沉闷。往出口走时,遇到了齐鲁医疗队,我们隔空喊话,互相加油,才觉得那种沉闷的感觉消散了不少,有一种遇到并肩作战的战友感觉!今天则是带着喜悦的心情抵达机场。今天的武汉车水马龙,一片繁荣景象。来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和齐鲁医疗队的战友们见一面,这才无愧于我们的战友情。没想到这么巧,在武大樱花大道上遇到了齐鲁医院的护士王香入。真的好有缘,因为去年撤离武汉前两个队200多人合影时,我们俩正巧站在一起,但当时因各自戴着口罩而不相识。今天又在樱花树下巧遇,真的很激动。”

樱花之约让抗疫英雄们重返武汉,让战友们凯旋重逢,这场富有特殊意义的相逢体现了武汉人民、湖北人民不忘恩人、牢记恩情的情怀。“樱”你而至,感恩有你,珞珈无所有,聊赠一枝樱,江城无恙,山川相会,来年樱花盛开时,再约英雄来赏樱!

大,他们在食材的选择上更青睐于新鲜度,讲究食材的本味。除气候的因素外,沿海地区擅做海鲜,西北地区擅做牛羊肉,东北地区擅做炖肉,川渝地区擅做火锅,西南地区爱吃菌子……就地取材,顺应节气,吃什么、补什么、怎么吃、和谁吃,几乎每个家中长辈都有一份张口就来的食谱。丰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经典的菜系,它们代表了一个个气候地理环境中,从古至今经过人们的舌尖而被大脑记住留下的味道。时代变迁,食材们也经历着变化,与外来食物的融合、淘汰……最终成为了每个人心里无法被取代的家乡记忆。

美食纪录片《人生一串》中有这样一句话,“没了烟火气,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美食要比它本身重要得多,它是每一个平凡人一生的必需品。无论生活是好还是坏,内敛的中国人总是愿意把自己的情绪充盈到某一道菜、某一口酒里。于是一段记忆便借由美食得以保留,那时的人和那时的事都形成了菜里繁复的口感。

“不管你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整装启程,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新的灶火。”《舌尖上的中国》中的这段话脍炙人口。油盐酱醋,蒸煮烤煎,大火爆炒,小火慢炖……把一道食材做成美食,需要时间和精力。对待一盘菜,就像是对待自己的生活,不苟且,不随便。品尝一道好菜,便成了对人生的至高奖励。

治大国如烹小鲜,把治理国家和食物联系在一起,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比喻。越来越多的人爱上美食节目,也许是因为味觉的记忆要持久得多,更能安抚去乡已久的城市人挥之不去的乡愁。在一道道端上餐桌带着浓浓人情味的美食面前,他们看到了生活奋斗的目标,那繁复氤氲的烟火气才是人生最安稳的滋味。

【烟火人间】

最安稳的滋味